

人性的烛光

存在主义说：人是一团无用的热情。
我想补充说：纵然无用，也要燃烧。



陈忠武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人性的烛光

◎ 陈光武著
◎ 陈光武主编



陈忠武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人性的烛光

谨以最诚挚的心情
将这些思想的花朵

呈献给

诚实守信的人
埋头苦干的人
拼命硬干的人
为民请命的人
舍身求法的人
探索奥秘的人
喜欢读书的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性的烛光/陈忠武著.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5

ISBN 7 - 222 - 04071 - 4

I . 人... II . 陈... III . 个人—修养 IV . B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6891 号

责任编辑：杨云宝

装帧设计：张力山

责任印制：刘伟能

书名	人性的烛光
作者	陈忠武 著
出版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ynrm. peoplespace. net
E-mail	rmszbs@public. km. yn. cn
开本	889 × 1194 1/32
印张	13.125
字数	305 千
版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册
排版	云南里程制版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
书号	ISBN 7 - 222 - 04071 - 4
定价	28.50 元

尊敬的读者：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邮购)

目 录

前言：写作的困难	1
第一篇 午夜的思想	13
1.1 引言	13
1.2 思想者何在	16
1.3 思想者何为	26
1.4 子夜的希望	33
第二篇 人性的生长与流布	38
2.1 引言	38

2.2 人性论	40
1. 论真理	43
2. 论良知	54
3. 论勇敢	59
4. 论爱情	61
5. 论友谊	73
6. 论创造	74
7. 论诚实	79
8. 论博爱	85
2.3 善与恶·人性与动物性	87
2.4 人类的心灵之旅	105
2.5 人性的力量	114
 2 第三篇 人性与社会价值	 124
3.1 引言	124
3.2 平等	127
3.3 自由	130
3.4 正义	143
3.5 价值的三位一体	158

第四篇 人性与社会秩序	164
4.1 引言	164
4.2 社会契约论	166
4.3 民主	170
4.4 法治	183
4.5 自然演进和理性建构	195
4.6 公民的基本人权	207
4.7 罪与罚	217
4.8 我为革命辩护	226
第五篇 永不言败的人类心灵	241
5.1 引言	241
5.2 人的自觉	243
5.3 启蒙新解	264
5.4 人性的迷失	275
5.5 生命的亏欠和圆满	286
5.6 人性的道德自觉	303
5.7 萨特的忠告	313
第六篇 中国历史中的人性诉求	320
6.1 引言	320

人性的烛光

6.2 奴隶的世界	322
6.3 自由的曙光	328
6.4 自由的精灵	333
6.5 启蒙的误区	338

第七篇 中国文明的人性化前景 345

7.1 引言	345
7.2 囚徒的困境	349
7.3 现代化新解	362
7.4 乌托邦祭	371
7.5 上帝之爱	377
7.6 中国：人的诞生	387

后记：写作的理由 402

前言：写作的困难

有一位外国作家曾经说过，作家就是写作困难的人。我不是作家，同样的问题却一直困扰着我。像拧开的水龙头一样倾泻而出，举手投足间就向读者献上一大堆精神食粮，我常常羡慕那些有这种能力的人，但我对此连想都不敢想。对我来说，写作是一项严肃、复杂而又矛盾重重的事务，也是一个困难的和具有多重性的选择。

经过时间的过滤和淘洗，回忆与怀旧总是美好的成分居多，即使是苦涩的回忆也会生出一丝甜味来。我生于南方的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山村，按现在的人口政策，我没有机会来到这个世界。和我同时降生的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但那场灾难对我的童年生活并没有太大的或者说可以感觉到的影响。影

响肯定是有，因为没有比较，也就没有感觉。家乡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人和事，在文化上几乎是一个空白。童年生活是贫困的，记忆中，只有在农忙或过年过节时才有机会吃上一顿干饭。当然，童年生活也是快乐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下河摸鱼，上树掏鸟，摘野果……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还是能够找到不少野趣，贫困并不能夺去童年生活的快乐，人在童年时代总是能够在一无所有的地方找到乐子。每当回想起盛夏晚上纳凉时，爷爷躺在竹制软榻上，摇着大蒲扇，赶着大蚊子，我常常坐在爷爷的肚子上数天上的星星，听着爷爷口诵：“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心中总是会泛起一丝温暖。

爷爷是一个文盲，却对文字有着一种异乎寻常的神秘感和敬畏感，他坚决反对任何故意或恶意踩踏、毁损文字类物品的行为，甚至有一些不可思议的规训和禁忌，大概是相信文字有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魔力。这让我无话可说而又不得不说。他常常挂在嘴上的一个警告是，如果故意或恶意踩踏、毁损上面带有文字的纸张等东西，就有眼瞎的危险。我至今也没有弄明白，爷爷目不识丁，何以能够将《三字经》倒背如流，迄今我也只能记住开篇的几句。在他漫长的人生道路上，伴随着他的是一生的贫穷、饥饿、单调的日常生活、没完没了的艰苦劳作、反反复复的治乱循环和无以自主的命运，尝遍了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在时尚人士的眼里，爷爷属于没有见过什么世面的乡下人，没有见过天安门，没有见过自由女神，没有见过埃菲尔铁塔，没有住过星级宾馆，没有坐过高级轿车，没有喝过可口可乐，没有吃过红烧牛排，没有和大人物握过手，没有和大名人对过话，没有和国际惯例接过轨，也没有说过什么大道理，但他的精神世界却真实而坚定，他活得有自己的尊严，纯

朴而不矫情，敬鬼神而心怀坦荡，很有些豪迈阳刚之气。

从听爷爷口诵《三字经》开始，我有了一些比较明确的文字记忆，从小就对文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待到认得若干汉字时，就开始渴望拥有却始终没有得到的《地道战》、《地雷战》、《渡江侦察记》、《南征北战》、《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这样一些小人书，那是一种多么强烈的渴望啊！在没有多少书可读的年代里，我甚至将《澜沧江畔》这样的如今不忍卒读的大部头一字不拉地读完。年少多梦，作家梦曾经在一个不谙世事的农家孩子心中萦绕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有一天，我读到了台湾作家三毛的一些文章，终于明白自己缺乏做一个好作家的才情、灵气和艺术天分。作家梦从此破灭，放弃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念头，却落下了喜欢读书和思考的病根，也落下了一双近视眼。我迷上书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一个人摊上这样无可救药的毛病，真不知是幸还是不幸。

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历事渐多，也多读了一些书，开始明白一些事理，知道人世间除了鸟窝、知了、螃蟹、青蛙和野果之外，还有血与泪、爱与恨、美与丑、善与恶、真与假、是与非，以及人生命运的变幻无常。从鲁迅那里，我明白了文字可以成为战士前行的匕首和投枪，也可以成为戏子表演的行头和道具。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鲁迅怀着无限的失望和悲愤，毅然决然地以一封长长的公开信与整个知识界决裂，他用一种奋身孤往的决绝方式来维护他情有独钟的汉语传统、思想和写作的全部尊严，告别了这个他又爱又恨的世界，他终于没有到达他愿意去的天堂、地狱或黄金世界。这一事件给了我极大的震动，使我明了一介书生在艰难时世中的存在意义。然而，鲁迅时代以来的事态发展还让我明白，书生和文字的作用都非常有限，我也不想在这个问题上欺骗自己。在中国，谁能比鲁迅写

得更深刻更有力量，可是中国人的心灵又如何？什么也没有改变，一切都还是老样子，阿 Q 依然满世界乱跑，中国依然是那个中国。人类的弱点与生俱来并且根深蒂固，即使有人明明白白地指明弱点所在，也难以克服，无济于事。这一点常常令我陷入一种自相矛盾的情感状态，对写作的意义心存怀疑。可是若没有书生和文字，这个世界又将如何？

百无一用是书生，这话我是相信的，虽然不是完全甘心于这种状态。我感到纳闷的是，为什么有些人总是想掐住书生的脖子，封住书生的嘴巴，打掉书生的纸和笔？为什么不让百无一用的书生说一些百无一用的胡话，写一些百无一用的文字？

时光流转，世事无常。遥望先秦诸子，风流倜傥，飞扬勇决，坚忍任侠，烁烁光华，无奈雨打花落风吹去。凡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能想到的问题，先秦诸子都作了尝试，可惜只是昙花一现，他们的思想根须终于没能长成参天大树，先秦诸子之后的思想家几近于无，倒是催生了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训古辨义的学问家。在汉语文化的语境之中，几乎没有什么经得起寻根究底的追问与推敲。为使自己的生存境况显得文明一些，为使日子不因太过绝望而能够勉强过下去，每一代中国人都给自己的时代编排了无数动听的好名目，用最华美的说辞为当下的处境作辩护，大家不约而同地进入了一个又一个虚幻的语言狂欢时代。皇权统治的淫威阉割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使整整一个民族的精神向度乏善可陈，时间的推移和人类精神的成长在这里变得毫无意义。作为一个整体，这个民族在其生命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心灵的蒙昧状态，从古至今演绎了一个心灵不断萎缩的精神悲剧。

历史的悲剧一再上演，中国人似乎从来没有从自己的历史中学到什么，家丑不可外扬的古训倒是成了混世的宝典，能捂

则捂，能隐则隐，能瞒则瞒，能骗则骗，能晦则晦，实在不行了，就千方百计地寻找一些自欺欺人的理由，或者干脆封住别人的嘴巴，甚至割掉别人的脑袋。在市场经济的潮流中，中国人的语言状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模糊不清，最华美的说辞张扬着汉语文化最丑陋的一面，使得汉语名与实之间渐行渐远，几乎完全失去了对中国问题的阐释价值，越是冠冕堂皇的说辞越是可疑。一种语言被阉割、摧折之后，其伤害之深和复原之难，几乎无法测度。汉语世界经由屈原、司马迁、杜甫、曹雪芹、鲁迅等先驱者传承下来的血脉日甚一日地衰竭下去，越来越无力表达自由、热烈与灿烂的生命意识。

对我来说，写作既是一种很个人化的精神活动，一种隐秘的自己和自己的对话，也是人类共同的一种精神事务。我知道，在汉语传统中深藏着某种东西使写作者不能轻率地放弃自己对读者大众的责任，这一传统经由屈原、司马迁、杜甫、曹雪芹、谭嗣同、梁启超、鲁迅、老舍、顾准等先驱者用生命祭奠用心血培育而成并传承下来。我也知道，汉语知识界的主流早已对这一传统没有任何感觉，也不再为这个问题伤脑筋，至于理解这一传统的意义并承担起维持这一传统的责任就更是天方夜谈了。时至今日，汉语的庸俗化、粗鄙化、教条化、标语化、口号化趋势已到了令人心痛的地步，知识界成堆成堆地生产一些文字垃圾，语言文字不能表达任何正大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道理？我不打算隐瞒自己的写作意图，如果有可能使汉语的优秀传统存续下去，我情愿竭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如民歌手所唱：

万人都要将火熄灭
我一人独将此火高高举起
此火为大

开花落英于神圣的祖国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藉此火得度一生的漫漫黑夜

我知道，书生终究是书生，可能改变不了什么；文字终究是文字，也确实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但书生报世，只有文字。当他感觉到（书生的一种幻觉？）自己的思想和文字的力量时，就会严肃对待自己的写作。如果说思想和写作会勾起人的心灵痛苦的话，那么也可以是很快乐的事情，思想和写作的乐趣远非语言所能表达。我得感谢我爷爷，他的影响使我成为一个在写作上多少还有点廉耻的人，对正大的文字始终怀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尊重。知识界一些很有名望的帽子戴得挺多的生花妙笔写成的文章和著作，要是挂在我的名字下和读者见面，我会觉得那是对我自己的侮辱。既然从事写作，就应该保持汉语传统、思想、写作的价值与尊严，汉语写作应该回归简洁有力的风格、诚实流畅的叙述、素面朝天的真实、纯净质朴的情感和崇尚正义的心智。这是最基本的写作伦理。我始终不能完全摆脱这种不可救药的似乎也已经没有多大意义的责任意识，我始终不能完全适应这个世界并使自己的内心完全平静下来。

在我开始思想的日子里，生命中总有一些东西让我魂牵梦萦，莫名感动；生活中总有一些东西让我触发心机，向苍天敞开心扉。我不知道自己能够走多远，也不知道自己能够爬上思想者命定的但不可预知的哪一级阶梯。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希望能够保持汉语传统、思想和写作的已经所剩不多的同情心、自信、尊严与力量。因为天资所限，而且有限的天资也快耗尽了，伴我前行的常常是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每前进一步都感觉到异常艰难。这种感觉是强烈而致命的，一种近乎绝望的希望，很容易转化成撂挑子的诱惑。人类思想史上无数的先

行者最后都屈从于这一诱惑，在行进的道路上开了小差，他们的努力功亏一篑，无果而终。当今社会的垃圾书籍实在是太多了，纵然如此，我迄今仍然不甘心被成堆成堆的文字垃圾所掩埋，亦不愿意自己的声音被淹没在漫无边际的众语喧哗之中。我不是什么代言人，当然也有可能说出了一些人心里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话。

时世艰难，堂堂正正地做一个普通人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兼济天下固然是痴心妄想，独善其身同样不易。在强大的非人存在面前，挥之不去的是难言的虚空、软弱、悲怆、无助和心有不甘。人不是甲虫，不是猪狗，应该而且能够做些什么。对每个人来说，毕竟只有一次生命，应该为自己的生命寻找一个牢固的根基，确立一个恒定的支点。作为一个人，我必须证明自己的生命还有些真实的内容，必须寻找一个缝隙来喘一口气，必须为自己的心灵找到一片净土。在人类直立行走的尊严被无耻地践踏的国度，每天呼吸的空气都充满着谎言。当人的自由意志和内在价值濒临全面破产的时候，除了空叹人生之多艰，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老祖宗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只是过把嘴瘾而已，立德立功立言以求不朽是中国文人的痴心妄想，当不得真的，至少我是没有这个自信，甚至不能为在苦难中呼告的生命做点什么。然而，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人是有思想和感情的高级动物。

汉语知识界已经被粗俗无聊的写作糊弄成了不辨是非善恶的所在，精神的孤寂像春天里的野草一样到处疯长，但我始终相信，那些诚实、健康、严肃、有意义、富于建设性、诉诸心灵的思想和写作仍然拥有自己的一路读者，高洁的精神、纯净的追求、高远的志向和正大的思想仍然拥有自己的一方天地。

如果哪天我发现自己有限的天资已经耗尽，思想的火花已经熄灭，如果我确认自己已经没有新的与众不同的东西奉献给读者，我将停止写作，一心一意做一个自由自在的读书人，在书海中了此残生，既是对自己的文字负责也是对读者的银两负责。实在不行，就弄个一亩三分地，荷花种草，养猪喂鸡，恐怕也比纯粹的码字强一些。码字的人江郎才尽之后多歇一会儿，别的好处或许没有，至少可以节约一些纸张，山坡上的那些树也可以少遭些祸殃。

从写作本身来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欲望写作、理性写作和心灵写作，写作在欲望、理性、心灵这三个层次上分出了价值等级。这三者之间是一种递进和融合的关系，理性写作超越了欲望写作，同时又在自身中融合了欲望写作；心灵写作超越了理性写作，同时又在自身中融合了理性写作，自然也蕴含着欲望写作的成分。欲望写作要由理性来完善和推进，理性写作要由心灵来完善和推进，但不能在它们自身的层次上进行。更确切地说，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过渡性层次，写作每获得一个新的层次，就会在新的层次上显示写作本身的超越性意义。

在人类的思想和文化史上，只有极少数人的写作可以说接近或达到了心灵层次，柏拉图、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康德、雅斯贝尔斯、赫尔岑、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卡夫卡、萨特、加缪、泰戈尔、庄子、杜甫、曹雪芹、鲁迅等等及其他一些人，他们是来自黑暗中心的光明使者，超越了特定的社会、时代、地域、种族和文化的局限，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人类文化的星空上闪闪发光，永不消失。他们是不朽的，就是说，他们是人类思想和文化的恒星。心灵写作是人类的高贵心灵在自由状态下的自觉表达，所有达到心灵层次的写

作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真诚，来自内心深处的真诚，其中充盈着激情、良知、大爱、正义和最高的真理。他们不是神，因为他们存在于芸芸众生之中，但他们的写作有着神启般的意义，他们达到了凡人难以企及的生命高度。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公正地对待其思想和创作的价值，也就不能直抵他们的心灵并从中汲取力量。高贵的作品并非伟大作家刻意追求的结果，而是他们在写作的本真状态下收获的一颗果实，他们的文字是从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因而需要用心去感受而不仅仅是用眼去阅读，具体的结论倒不是最重要的所在。从心灵中生长出来的作品具有永恒的价值，自然，本色，干净，纯粹，这类作品属于全体人类，属于所有世代。高贵的心灵都是息息相通的，都具有一种天生的血缘关系，都属于同一个神圣的家族，只不过其表现形式略有不同而已。即使相隔遥远的时空距离，当这样的心灵不期而遇的时候，总是能够在第一时间相互识别、确认、呼应和共鸣，相逢一瞬便成永恒。

在心灵的层次上，所有的文化创造都具有相同的性质，它们所捕捉和表达的东西均具有内在的真理性，所处理的对象表面上只是个别的特殊的方面，实际上却是任何时代的人类命运的全部。哲学、诗歌、小说、戏剧、绘画、音乐、雕塑，诸如此类，因为立足点、观察角度和表达方式的不同而大异其趣，但它们在最根本的地方是完全一致的。将种类、风格、品味如此庞杂的作品统一起来的东西是作者的心灵，高贵的心灵作品在天堂和地狱之间架设桥梁，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构建时空隧道，在无边的黑暗中点燃人性的烛光，在苦难中接引光明的使者，它们具有超越时空的传承力量，并不因历时久远而减色。这些高贵的心灵支撑着全部的人类文明，哪怕是风中残烛也在照耀着人类世界的每个角落，滋养着一代又一代英勇不屈和永